

【清】李亮丞著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 热血痕



华文出版社  
HUA WEN PUBLISHING HOUSE

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清〕李亮丞著

热  
血  
痕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热血痕 / (清) 李亮丞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6.1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5080-8610-1

I . ①热… II . ①李… III .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7989 号

## 热血痕

---

作 者 (清) 李亮丞

责任编辑 杜潇伟 韩 平

责任印制 顾瑞清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 hxph. com. cn 电话: (010) 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前　　言

《热血痕》，清末武侠小说，成书于1907年，共四卷四十回。作者署名克敏，应该是笔名。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先生认为，作者为李亮丞，生平不详。

《热血痕》以男侠陈音和女侠卫茜为主角，演绎了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之战的历史。小说从吴王夫差击败越国这样一个局势严峻的关头开始，在越王勾践百般受辱、越国百姓惨遭蹂躏的背景之下，叙述了一些不甘忍受异国非人压迫的越国子民为了复仇雪耻、重振国威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颂扬了那些以国家的兴亡为己任的江湖豪士可歌可泣的事迹。

《热血痕》塑造的主要英雄人物陈音，个性突出，形象鲜明。他是一位越国百姓，父亲陈霄曾经充军，战败后被迫在吴国为奴。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事，正在准备为国效力，但战争中国家的失败，使他的抱负无法施展。他在去吴国搭救父亲的途中，遇到吴国恶少以强凌弱的不平之事，激发了他拔刀相助、不惜耽延自己私事的侠义之心；亲眼目睹父亲被吴国贵族毒打致死的惨景，又燃起了他奋起反抗的复仇报国意志。他首先亲手杀死不但是杀父仇人，而且也是侵略自己国家的元凶的吴将原楚；然后又多方联络爱国义士，共同回到祖国，为国分忧；最后，在吴越激战中壮烈殉国，终于完善了他这位不但是侠士，而且也是爱国英雄的形象，可以说，也是实现了他报效祖国的志向。

《热血痕》是讲史小说中的优秀之作，通过以古喻今的手法，对晚清时期黑暗腐朽的政治有颇多揭露。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指出，“晚清的政治社会，在这一部公案里是透露了不少情况。”叶洪生先生认为，该书是“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拨乱反正压卷之作”，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热血痕》的主旨就是要国人牢牢记住外人之侮，雪耻自立，在国难当头之时，卧薪尝胆，共同对敌。小说所塑造的爱国志士不畏困苦、复兴亡国，表达了作者的胸怀和理想。

从武侠小说的视角来看,《热血痕》行文洗练精致,情节惊险曲折,多有精彩之处,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当时畅销一时的通俗文学作品。比如,小说描写亡国后的非人苦痛,处处动魄惊心。《热血痕》的缺点是下半部忽然掺入仙法作战等情节,与作品主要风格不相协调,给人突兀之感。但总的来看,《热血痕》是一部不错的历史武侠小说,可谓开“以侠写史、以史论侠”风气之先,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次出版,我们以 1987 年吉林文史出版社本为底本,并约请了相关学者对原书进行了大量的较为精细的校勘、补正和释义,对原书原来缺字的地方用□表示了出来。尽量为读者扫除阅读障碍。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望各位专家及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编 者  
2015 年 4 月

## 目 录

第一回	作臣妾勾践权忍辱	舍妻儿陈音独寻亲	.....	(1)
第二回	逞横豪诸公子夺剑	争判断唐大尹挂冠	.....	(8)
第三回	激义忿独盗盘螭剑	蹈危机再上馆凤楼	.....	(15)
第四回	洒热泪大哭毛狮子	冒奇险三探馆凤楼	.....	(21)
第五回	忍辱难堪勾践随辇	衔仇图报陈音磨刀	.....	(27)
第六回	勇陈音挥刀报父仇	老宁毅擎杯谈国事	.....	(33)
第七回	考军器楚国宝臂弓	入盗群利颖锄蟊贼	.....	(39)
第八回	黄泥冈陈音救弱妇	苦竹桥赵允款嘉宾	.....	(45)
第九回	败晏勇大闹洪泽湖	劫昭王独霸云中岸	.....	(51)
第十回	收雍洛陈音得臂助	杀蓝滔蒙杰留爪痕	.....	(57)
第十五回	王孙建随征云中岸	皇甫葵大战燕子矶	.....	(64)
第十二回	芦花港水擒皇甫葵	燕子矶夜战郝天宠	.....	(71)
第十三回	受箭伤屈将军死战	凿船底老英雄解围	.....	(77)
第十四回	偃月塘屈采报兄仇	飞云渡洪涛施神勇	.....	(83)
第十五回	破卧云王翼中奇计	探铁崖陈音奋雄心	.....	(90)
第十六回	听高歌陈音遇赵平	行秘计蒙杰劫通理	.....	(96)
第十七回	离泛地洪涛落圈套	解重围蒙杰逞雄威	.....	(102)
第十八回	因敌出奇陈音变计	裹创请战屈采争先	.....	(109)
第十九回	劫楚营洪龙受大挫	攻旱寨斗辛困重围	.....	(115)
第二十回	献鸩果迅机破巢穴	寻宝物设计赴漩潭	.....	(121)
第二十一回	习弩弓陈音留楚国	失宝剑卫老毙监牢	.....	(128)
第二十二回	卫茜儿忍死事仇家	杨绮华固宠施毒计	.....	(135)
第二十三回	碎宝器妖狐陷孝女	跃寒溪义犬救娇娃	.....	(142)
第二十四回	雪天樽酒郑妈倾生	日夜笙歌杜鹃设计	.....	(149)
第二十五回	拒奸淫独奋霹雳手	惧强暴同作鵠鵠啼	.....	(156)
第二十六回	闻喜信合家敬烈女	艳娇姿大盗劫饥民	.....	(163)

第二十七回	崆峒山卫茜习剑术	蓼叶荡陈音试弩弓	.....	(170)
第二十八回	诘囚徒无心了旧案	射猛兽轻敌受重伤	.....	(177)
第二十九回	激义愤群英挑恶战	读遗书豪杰复本宗	.....	(183)
第三十回	忧国难赵平抒伟论	归神物卫茜报大仇	.....	(190)
第三十一回	敌猿精山前施妙技	诛鼠贼庙里救表亲	.....	(197)
第三十二回	寻旧仇兄妹欣聚首	入险地盗寇共惊心	.....	(204)
第三十三回	诛余党陈音逢故人	论世事宁毅抉时弊	.....	(210)
第三十四回	昆吾山越王铸八剑	演武场卫英服三军	.....	(217)
第三十五回	试弩弓陈音显绝艺	叩剑术卫茜阐微机	.....	(224)
第三十六回	泄龙精村妇贪重赏	治蛇毒唐懿传妙方	.....	(231)
第三十七回	战西鄙越王初试兵	截江口陈音大破敌	.....	(237)
第三十八回	御强暴雍洛得佳偶	报仇恨越王获全功	.....	(243)
第三十九回	破笠泽陈音殉国难	战吴都卫茜显奇能	.....	(250)
第四十回	大报仇勾践灭吴国	深寓意晏冲留箴言	.....	(256)

# 第一回

## 作臣妾勾践权忍辱 舍妻儿陈音独寻亲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嫠妇<sup>①</sup>衔仇，嚶嚶啜泣；匹夫饮恨，霍霍磨刀。人生不幸而为人所辱，辱我者我仇也，彼岂真有所恃，而敢于相辱？我实不克自立，而自取其辱。人将辱我，我不能预防之，是无谋；人方辱我，我不能抵制之，是无勇；人既辱我，我不能报复之，是无耻。无谋者愚，无勇者怯，无耻者鄙。一事辱我，事事相逼；一人辱我，人人效尤。迁延隐忍纷至沓来，不唯人不齿我于人类，即自问亦不堪以人类自待。酒阑灯烛，倚枕沉思：我之受辱始于何人？我之辱不胜辱，受无可受，始于何事？蓦然记忆，历历在心。遂觉辱我之仇，非但不戴天，不反戈，不足以泄我之恨！我即左手把其袂，右手抉其胸，吸仇之血，寝仇之皮，剁肉成泥，剉骨扬灰，仇死矣，且无噍类<sup>②</sup>矣，犹嚼齿作恨恨声。当时观者，群哗然以为快事；后世论者，咸侈然以为美谈。无他，乘间辱人，尘世间每有此不平事，报仇泄愤，交际上以此为平等。吾窃不解受辱者何所甘而不思报？更何所畏而不敢报？吾为受辱者悲，吾为报仇者欢。然而受辱易也，报仇抑何难耶！修睚眦<sup>③</sup>之怨，殊非雄才，逞血气之勇，尤易偾事<sup>④</sup>。力不能敌千人，万人未足多，时不可乘十年，百年未为晚。唯事事为受辱计，刻刻为报仇计，一身受辱，若手，若足，若皮，若毛，均为报仇用。一家受辱，若妻，若妾，若子，若孙，均为报仇用。至于一国受辱，若妃，若储，若勋，若戚，若臣，若民，若草，若木，均无一不为报仇用。存一不甘终受之心，立一必有以报之志。众口不能间，百折不能回，事机未至，如倦鸟伏丛阿；事机既来，如怒马脱羁勒。利剑断沤麻，疾风扫败叶，填胸积恨尽泄无余，宁非快

① 媵(lí)妇——寡妇。

② 嚙(jiào)类——能吃东西的动物，特指活着的人。

③ 睚眦(yá zì)——瞪眼睛，怒目而视。引申为小怨，小愤。

④ 傷(fèn)事——犹言败事。

事！非然者，受辱不报，身不能立，有身者耻；家不能立，有家者耻；国不能立，有国者耻。此《热血痕》一书所由作也。

看官：你说这件事出于何时？何地？说起这件事来，不但读过书的人都晓得，就是那驵僧菜佣<sup>①</sup>也有多半晓得的。不过此事的原委，就中的曲折，大半不能尽悉，只因书上所载，或仅撮其大略，或又出以深文，看书人每每囫囵看过。且此事之旁见侧出者，不暇一一搜考，遂致绝好一段传奇故事，不能尽人而知，绝好一副救世妙药，不能对症而愈。你说可惜不可惜！待小子先将这事的源头铺衍<sup>②</sup>起来。

这件事出在周朝列国时，大江南面有一吴国，是泰伯之后，国势强盛。吴之东邻，有一越国，大禹之后，国势与吴相等。吴越两国世世积仇，其先越之宗人为吴王祭余所获，使守艅艎<sup>③</sup>。宗人乘祭余大醉，解祭余佩刀刺杀之，吴人共杀宗人。周敬王二十四年，吴王阖闾<sup>④</sup>领兵伐越，时越王勾践在位，统率大军与吴王战于槜李。越国先锋灵姑浮挥戈刺阖闾，中其右足，伤其将指，血流如注而死。太子波早死，太孙夫差嗣位，使内侍十人轮流立于庭中，夫差出入，内侍必扬声呼其名曰：“夫差！尔忘越贼之杀尔祖乎？”夫差应曰：“不敢忘！”时时警惕，誓报祖仇。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吴王夫差起倾国之兵，命伍子胥为大将，伯嚭<sup>⑤</sup>为副将，带领一班战将，从太湖泛舟，直攻越国。檣帆<sup>⑥</sup>顺风，戈矛耀日，吴国军士一个个摩拳擦掌，大有平吞越国之势。探子报到越国，越王勾践临朝，召集群臣商议迎敌。大夫范蠡<sup>⑦</sup>，字少伯，出班奏道：“吴国衔槜李杀其祖父之仇，朝夕

① 驯(zù)僧菜佣——驯，骏马。这里指车夫、和尚、菜农、佣人。泛指地位卑下的人。

② 铺衍(yǎn)——详细陈述、叙说。

③ 鳌艎(yú huáng)——大舰名。

④ 阖闾(hé lú)——春秋末年吴国君。名光，吴王诸樊之子。公元前514—前496年在位。他用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曾灭亡徐国，攻破楚国，一度占领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因秦兵来救及其弟夫概反叛而受挫。后在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被越王勾践打败，重伤而死。

⑤ 伯嚭(pǐ)——人名。春秋时吴国大夫。即“太宰嚭”。

⑥ 檣帆——檣，桅杆。这里指帆。

⑦ 范蠡(lí)——人名，春秋末期政治家，越国大夫。

图报，养精蓄锐，至今三年。大志既愤，众心必齐。与战必不得利，不如敛兵坚守，伺其有隙，乘其稍疲，或望幸胜。若此时会战，必败之道也。”勾践沉吟未答，大夫文种，字会，亦出班奏道：“以臣愚见，不如遣一能言之士，卑词请罪，以乞其和，俟吴兵退后，再作良图。”勾践道：“二卿言守言和，未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吴与我世仇，若不出战，必为所轻，后将侵陵不已。二卿且退，看孤破吴，直如迅风扫秋叶耳！”范蠡、文种咨嗟<sup>①</sup>而退。勾践尽起国中丁壮，共三万人，命诸稽郢为大将，宁须为副将，仍命灵姑浮为先锋，畴无余、胥犴<sup>②</sup>为左右翼，勾践亲督大队，往椒山进发，与吴兵相遇。

次日，越国先锋灵姑浮挥戈讨战，夫差命牙将仇良出阵。仇良手横大刀，带领小舟二十只，军士五百人，来至阵前，大骂：“越狗死到临头，还敢对敌！”灵姑浮亦骂：“杀不尽的吴豕<sup>③</sup>，焉敢犯吾边境！”挺戈直进。仇良接住交战，至十余合，仇良力弱，刀法已乱，被灵姑浮拨开刀，一戈刺入肋下，挑落太湖中而亡。五百军士杀死百余人，余俱逃散。勾践闻报先锋得胜，大喜，整队直进。约行数里，夫差大军已到，雨下，不及布阵，一场混战，只杀得波涛矗立，蛟鳄潜逃。鏖战两时之久，吴兵渐次失利。夫差趋立船头，亲自秉桴<sup>④</sup>击鼓，激励壮士。伍子胥、伯嚭挥动两翼，阵势坚固，排墙而进。夫差爱将王子地、原楚、诸无忌各将莫邪宝剑一口，吴鸿扈稽神钩二把迎风挥动。这三件军器都是神物，只见光芒射处，越兵头颅如滚瓜撒豆一般，越阵大乱，纷纷倒退。时值北风大起，灵姑浮正与伍子胥酣战，渐渐不支，忽见阵势已乱，急欲掉舟回阵，无奈风力太大，桡轻浪急，舟忽倾覆，可惜一员勇将，竟自溺水而死。胥犴敌住伯嚭，正在怙命相搏，被吴将原楚暗放一箭，正中胥犴面门，也落水而死。越国副将宁须急忙来救，奈吴兵势大，又有莫邪宝剑、吴鸿扈稽双钩飞跃伤人，如何能敌？正想奔逃，被伍子胥赶上，手起一鞭，把头打得粉碎。勾践大败而走，奔至固城，闭关自守。吴国分三路追赶，追至固城，围得铁桶相似。夫差意在绝

① 咨嗟(jié)——叹息；赞叹。

② 犀犴(àn)。

③ 吴豕(shǐ)——豕，猪。骂人的话，把吴兵比作猪。

④ 秉桴(fú)——桴，鼓槌。指拿着鼓槌。

其汲道，不出十日，越兵自乱。哪知山顶有灵泉，勾践取嘉鱼数头，以馈夫差，夫差大惊，攻打愈急。勾践留范蠡守固城，自率残兵五千余人奔会稽山，叹曰：“孤悔不听范、文二大夫之言，致遭大败！”文种进计曰：“为今之计，不如请成<sup>①</sup>为上。”勾践道：“吴不许成，如之奈何？”文种道：“吴太宰嚭贪财好色，忌功嫉能，与子胥有隙，吴王畏子胥而昵伯嚭。若私入伯嚭之营，结其欢心，伯嚭言于吴王，无有不听。事成后，子胥虽阻之，亦无及矣。”勾践道：“孤方寸已乱，任卿为之。”

文种乃选宫中美女八名，加以白璧二十双，黄金千镒，夜入伯嚭营寨，卑词下气，屈膝<sup>②</sup>致词，竭力谄谀。伯嚭大喜，收了礼物，许在吴王前方便，留文种在营中。次日引见夫差，伯嚭备道那勾践使文种请成之意。夫差初意不允，经伯嚭再三劝说道：“孙武子有言：兵，凶器，可暂用而不可久。越虽得罪于吴，而今勾践请为吴臣，其妻请为吴妾，宝器珍玩尽贡于吴，所乞于王者，仅一线之宗祀耳。王盍怜<sup>③</sup>而许之？”夫差乃唤文种入道：“汝君请为臣妾，须从寡人入吴。”文种俯伏道：“既为臣妾，生死在君，敢不服左右！”夫差乃许。文种正要谢退，忽见伍子胥满面怒气，趋至中军，问吴王道：“王许越和平乎？”夫差道：“已许之矣。”子胥连叫道：“不可！不可！”吓得文种倒退数步，垂头静听。子胥谏道：“吴越世仇，势不两立，吴不灭越，越必灭吴，越已归吾掌握，舍之必贻后祸。况又有先王大仇，今日不灭越，往日立庭之誓谓何？！”夫差不能对，目视伯嚭。伯嚭奏道：“相国仇楚，何以不灭楚，竟许楚和耶？相国自行忠厚之事，而使王居刻薄之名，忠臣断不如是。”夫差喜道：“太宰之言有理。”只气得子胥面如土色，叹道：“吾悔不听被离之言，与此佞臣同事！”原来伯嚭自楚奔吴，是子胥引见阖闾，得为大夫。大夫被离曾告子胥道：“伯嚭鹰视虎步，其性专功，贪佞擅杀，不可亲近。”子胥以伯嚭同忧苦，不听。至是果应其言，恨恨而出，谓大夫王孙雄道：“越十年生聚，加以十年教训，不出二十年，吴其为沼<sup>④</sup>矣！”王孙雄漫应之。

文种回见勾践，备述前事。勾践虽免目前之危，念及臣妾于吴，不觉

① 请成——请和，求和。

② 屈膝——屈身降服，奉承。

③ 盍(hé)怜——何不可怜之意。

④ 沼——陷没；攻取。

双眼流泪，因王孙雄在越守押，伯嚭屯兵一万于吴山守候，只得回至越都，布置一切，将国事交文种治掌。带了夫人，止范蠡一人相随。先见伯嚭，谢其覆庇之德。伯嚭又一力担承，许以返国。勾践心中稍安，随伯嚭至吴，引见夫差，勾践肉袒<sup>①</sup>，伏于阶下，夫人侧跪。范蠡将贡单呈献勾践，再拜而言道：“东海役臣勾践，不自量力，得罪大王，乞大王赦宥，使执箕帚，以保须臾之命，不胜感戴！”夫差道：“寡人若念先王之仇，今日安有生理！”勾践叩首道：“臣实当死，唯大王怜之。”时子胥在旁，目若闪电，声如巨雷，进谏道：“勾践机险，今为釜中之鱼，命制庖人<sup>②</sup>，故谄词令色，以求免。一日得志，如虎归山，如鲸入海，后患实大！唯大王察之。”夫差不听，使王孙雄于阖闾墓侧筑一石室，将勾践贬入其中，去了衣冠，蓬首垢衣，斫莝<sup>③</sup>养马。夫人衣无缘之衣，汲水洒扫。范蠡拾薪炊饭，面目枯槁，真是苦不堪言。这一段勾践臣服吴国的故事，不能不铺叙出来，原是这部《热血痕》的源头。看官作正传观也可，作楔子观亦无不可。

话说夫差胜越之后，论功行赏，自不必说。将所擒越国军士计六百余，分给与随征的将官为奴，给数多寡以战功高下为差。战越之时，夫差爱将原楚箭射胥犴落水，这回分给官奴，原楚派给十二名。此中单讲一人，姓陈名霄，本是楚国人，随他祖父到越经商，在越四十余年，也就算越国人了。此次被擒，拨给原楚为奴。原楚这人，性情暴躁，只因膂力过人，临阵奋勇，为夫差所爱，官封右戎，宠幸无比。自从陈霄到了原楚府中，日里割草养马，晚间支更守夜，不得一刻安闲。府中大小人役还要不时的私差私派，稍有不到，非打即骂。陈霄到了这步地位，只得敢怒而不敢言，又想：“我国君王尚且如此，何况于我，只是我的儿子现已成人，近来不知怎样？但愿立志向上，将来或者有个出头日子，替国家出点力，替祖宗争口气，也不枉我抚养一场。”偷着写了一封家信，便寄回家。原来陈霄年届五十，妻室早故，只有一个儿子，名叫陈音，现今二十七岁，生得眉浓眼大，鼻直口方，膀厚腰圆，身长力壮。从小儿就好武艺，不是蹿山逐兔，就是泅

① 肉袒(tǎn)——去衣露体。古时在祭祀或谢罪时表示恭敬或惶恐。

② 庖(páo)人——厨师。

③ 斫莝(zhuó cuò)——斫，本义为大锄，引申为砍。莝，铡碎的草。这里指把砍来的草铡碎用以养马。

水摸鱼。虽说每日照例到学校里读书，什么《三坟》、《五典》总不在意，不过略略得大概而已。放学回家，便抡刀舞棍，越弄越有精神。陈霄因世道扰攘<sup>①</sup>，能文能武都是一样博取功名，就不十分管束，有时还请几个名师教导他。陈音到二十岁时，习得通身武艺，马上马下无一不能。娶妻韩氏，是越国土著儒家之女，深明大义，夫妻甚是和好。次年生下一子，取名继志。当勾践点兵时，陈音一心要代父出征，陈霄只是不肯，教他好好操习本事，将来自容易出头。一人军籍，杂于行伍，每每奇技异能，无由表现。这本是陈霄一片苦心。后来越国打了败仗，陈音不知父亲是死是活，朝夕号啕，寝食俱废。还是韩氏娘子解劝道：“爹爹死活尚无得信，你像这样悲伤，苦坏了身子，岂不辜负爹爹期望？你总要保重身体，爹爹若在，你也好到吴国探视爹爹；若死，你更要整顿精神，替爹爹争口气！你想想我的话是也不是？”陈音本是个聪明人，不过思念父亲，急痛昏迷，经韩氏一席话提醒得明明白白，焉有不听之理？渐渐地温习旧业，照常寝食，只是不知父亲下落，心中总是郁郁不乐。光阴易过，到了十月，忽然接得父亲的家信，知道父亲未死，略略宽心。想起父亲给人为奴，书中虽未说出光景如何，看来定是苦楚难堪。想到这里，便是心如芒刺，坐卧不安，恨不得插翅飞到吴国，看看父亲。心中一急，将主意打定，把信念给韩氏娘子听了。韩氏听毕道：“爹爹既在，你须往吴国探视一遭。儿子虽只得六岁，身体颇好，容易长成。家中薄田二十余亩，尽可度活，你不必替妻子担心。今晚将随身衣物打点妥当，明朝吉日就可动身。”陈音听了，不禁满心欢喜，道：“娘子这样贤淑，真是我陈音终身之福！我也不必多说，总望娘子宽心，抚养孩儿，看他骨格不凡，将来定能发达。我此行到吴，能设法赎回父亲最好，倘吴国不许赎回，我就留在吴国，陪父亲一世，恐不能一时回来。”说到这里，不觉凄然下泪，咽喉哽塞。韩氏也自酸楚，因见丈夫如此，不敢哭出，只得说道：“这些话妻子自然明白，不必多嘱。你在路上须事事着意，步步留心，不可恃着自己本事弄出事来，最是要紧。”陈音点头应了。当夜，韩氏备了几样果菜，替丈夫饯行。陈音哪里吃得下，不过略为领意。韩氏又将家中所有的金銀全部搜出，一共也有三十余两黄金，一百二十余两白银，通共放在包裹里。陈音道：“你将家中所有全数付我，

---

① 扰攘(rǎo rǎng)——指混乱，不太平。

难道你家中不要过活吗？”韩氏道：“丈夫出外，盘费自然要多带些。且到了吴国，或吴国准赎人回，那时若是不够，你一个异方孤客，向谁告贷？妻子在家，现存的柴米，尽可支持三五月，到了明春，田中所出自能接济，即或一时短缺，本地本土也好通融，你只依我就是了。”陈音听了，也就无话可说。一夜已过，第二天清早陈音起来，韩氏已将茶饭端整好了。陈音用过饭，拜了宗堂，背了包袱，带了一把牛耳尖刀防身。看了看儿子继志睡熟，也不惊醒。他只对着娘子，说了句诸事宽心的话，韩氏点头，也说道：“路上保重，早去早回！”夫妻二人洒泪而别。陈音出了门，大踏步向吴国而去。正是：

丈夫当有四方之志，

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不知陈音往吴，一路有何事故，且待下回分解。

## 第二回

### 逞横豪诸公子夺剑 争判断唐大尹挂冠

周敬王二十六年冬十月中旬，陈音出门，径往吴国，沿路无事，无非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一日到了吴越交界的地方，地名西鄙，两国货物总汇于此。越国设一关尹在此征税，兼理词讼，本来是越国地方，凡是越货出口，吴货进口，均应越国征取，吴国从不干涉。近因吴国大败越国，勾践夫妇俱为臣妾，吴国便干涉越国地方的事，也在西鄙设一监事，名为保护吴国商人，实则干预越国政治。初时吴国监事尚与越国关尹遇事相商，积久玩生<sup>①</sup>，吴国监事直把越国关尹视同赘瘤，动辄欺凌，硬行武断。越国关尹自知本国衰弱，无力与他相抗，只得事事隐忍，不过把些不紧要的公事分办几件，也就算尽心供职了。凡词讼系吴越两造，关尹须与监事会议；断结一案，必须监事应允，方算定谳<sup>②</sup>。若是监事断定，关尹以为未允，任你说破嘴唇，写秃笔颖<sup>③</sup>，也是无用。最不平的是越人犯法，监事可以惩办，吴人犯法，监事将犯事人交回吴国办理，关尹不敢过问。这都因国势强弱使然，虽有实心任事的关尹，只好付之于无可如何而已。

是年，吴国在西鄙开一赛珍会，先期关照各国，凡有奇珍异宝，带至西鄙竞赛。愿出售者，会都事定价，务求平允，成交后，售货者纳十分之一于都事，以充会费，纳费后两无反悔，著为定例。于是齐、秦、楚、晋、卫、陈、宋各国均带珍品来西鄙赛会。会场之中各有陈设所，国大则货场大，国小则货场小。越国本是地主，且在大国之列，论来货场自应宽敞，无奈新为吴败，会都事哪里看它得起，把一个偏僻场角，覆点席棚，算是越国的陈设所。越国关尹也不敢争辩，只得叫越国商人将就地方陈设，总算与了赛会，开了眼界。那些讲志气的越商，有不肯来的，有到了会场，看此光景，

① 积久玩生——日子长久了，种种弊病便相继发生。

② 定谳(yàn)——审判定案。

③ 笔颖(yǐng)——笔尖。颖，尖端。

掉头便去的，不过一些糊糊涂涂的商家随众热闹，也觉得十分高兴，内中间有一二家藏奇宝，不肯埋没，携到会场，显显藏珍的。一时各国商宦齐至，真个呵气成云，挥汗成雨。

会场热闹之时，正陈音行到之日。陈音到此寻下寓所，也就随众观览。仔细品评要寻一稀世之宝，实系没有。看来看去，走到场角，见本国的陈设所这般简陋，心中着实不快，只好付之长叹。正感叹间，忽然瞥见一个案上，横放一口宝剑，装制古雅，剑出鞘寸余，恰如旭日初辉，寒泽欲泻。一个年逾六旬的老汉，端坐一旁，相貌十分质朴。陈音上前声喏道：“老丈宝剑可否赐借一观？”那老汉抬头见了陈音堂堂仪表，随即起身还礼道：“大哥尽可赏鉴。”双手将剑递与陈音。陈音接剑在手，仔细审视，见鞘上镂刻精致，浑然天成，柄是錾金<sup>①</sup>的，系两束淡绿穗绦。拔剑出鞘，约长三尺六寸，霜锋凛凛，冷焰逼人。剑柄握处镌的两字细如蝇头，凝目细看，是“盘螭<sup>②</sup>”两字，知系宝物，苦不知此剑来历。赏玩半晌，仍然将剑入鞘，双手奉还，料到价值贵重，力不能买，不敢请价。那老汉似觉会意，说道：“老汉列剑在此地，并无求售，不过世代家藏，无人识得，今日之会，各国均有人来，想遇一考古专家，考明来历，此神物不至淹没。无奈老汉守此七日，从无一人过问，真真可叹！今得大哥把玩一回，爱不忍释，总算是此剑的知己。敢问大哥尊姓大名？”陈音一一说了，转问老汉。老汉道：“老汉姓卫名安素，今年六十七岁，世居此地，先祖曾有人授过武职，到老汉时，只以读书为事。”正谈论间，见一垂髫<sup>③</sup>女子走至老汉面前，叫声：“阿公，回家吃饭。”老汉将女子手挽住，含笑答道：“我此刻腹中不饿，乖孙孙，你先回去，我停一会就回。”说罢将手一松，女子就庄庄稳稳地向北去了。陈音见这女子，年纪不过十四五岁，生得剑眉星眼，琼鼻樱唇，说话之时，露出两行细齿，白润如玉，前发齐眉，后发披肩，身材虽极窈窕，眉宇间却有一股英爽之气，令人可爱而不可狎<sup>④</sup>。心中十分爱慕，问老汉道：“此女子系老丈何人？”老汉叹口气道：“此是老汉孙女，名叫茜儿，父

① 錾(zàn)金——指用金子雕刻的。

② 蟒(chī)——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蛟龙之类。

③ 垂髫(tiáo)——古时童子未冠者头发下垂，因以“垂髫”指童年或儿童。

④ 狎(xiá)——指态度轻慢，不尊敬。

母俱已亡故，有一阿姊，去年又病故了，有一阿哥，名叫卫英，九岁时失去，至今八年，杳无下落。茜儿今年十五岁，颇识文字，朝夕相依，堪慰老景<sup>①</sup>。”陈音听罢，赞叹几声，随即告别。又往各处游览，偏见满眼俗物，不胜烦厌。

正想转回寓所，忽听人声喧嚷，抬头看时，见一人方巾朱履，红氅绿衫，满脸的奸邪，浑身的骄侈，手拿宝剑一口，笑容满面。后跟二人，似仆从模样。陈音见那人手中宝剑，很像适才所玩之物，据卫老说来是不卖的，如何又到此人手里？心中正在诧异，忽见卫老随后奔来，满面遑急<sup>②</sup>，口中喊道：“青天白日，如何肆行抢夺！若不还时，老汉的这条老性命与你拼了！”一路喊，一路跑，已经赶出会场，看看赶上，不防东面来一醉汉，踉跄踉跄颠扑而来，正与卫老相撞，两人一起撞倒在地。卫老急急爬起，喘气吁吁，正待要跑，那醉汉早已爬起身来，劈胸把卫老扭住，竖起眉头，圆睁环眼，大喝道：“你这老狗头，如何撞我？我活活将你这老狗打死，出口恶气！我毛狮子岂是被人欺负的吗？！”说罢，握起拳头，刚待打下，陈音正要上前解劝，只见卫老抬起头来，连声叫道：“毛大哥，不要动手，是老汉！”只见毛狮子停住手，定睛片刻，改了笑脸道：“原来是卫大爷！为何这样慌张？”卫老道：“我的宝剑被诸伦那厮抢去了！”毛狮子道：“诸伦在哪里？我替你夺回来！”卫老用手向南指道：“去此快半里了。”毛狮子也不言语，一洒步向南追去，卫老在后紧跟。其时旁观的人都说道：“今日姓诸的惹着毛神，倒有一场好热闹看。”一窝蜂儿都向南跑去。陈音也随后赶去，约一里之遥，见毛狮子已经将那人赶上，抢步上前，一个冷不防，劈手将剑夺过，道：“宝剑把我！”那人蓦吃一惊，见宝剑被人夺去，大喝道：“你是什么人？敢夺我宝剑！”毛狮子将双眼睁得圆彪彪的，喝道：“你夺得别人的，我就夺得你的！你把老爹怎么样？”那人见毛狮子凶恶，自己不敢向前，喝后面两个跟仆道：“你与我打这恶棍！”二人趋步上前，毛狮子左手握紧宝剑，伸出右手，握起毛拳，对准前面一人劈脸打去，打个正着，鼻血直流，两眼立时肿起，蹲在地，捧着脸嗳哟连声。后面一人正要回头跑去，被毛狮子赶上前，抬起右边的毛腿一脚踢去，正踢着那人的腰

① 老景——老人的景况。

② 遑(huáng)急——惊惧慌张的样子。